



韦 韬◎主编

茅盾

译文全集

第8卷 诗·文论

《茅盾译文全集》共分十卷，收录了茅盾1911年至1956年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明》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二百三十余篇，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茅盾译文全集

第 8 卷

诗·文论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卷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收录了茅盾1919年至1925年翻译并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诗》、《文学》周刊等刊物上的诗歌32首;同时,还收录了1919年至1937年翻译并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译文》、《世界文库》、《作家》等刊物上的文论28篇。其中《阿富汗的恋爱歌》、《海里的一口钟》等20首诗和《社会主义下的科学与艺术》、《新德国文学》等18篇文论被收入译林出版社的《沈雁冰译文集》,其余属建国以来首次结集出版。

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对书稿进行了校订。经韦韬先生同意,知识产权出版社按照现代行文习惯对译文进行了适当改动,如将繁体变为简体,将竖排变为横排等等。

责任编辑:石红华 国晓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译文全集. 第8卷, 诗·文论/茅盾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30-1763-3

I. ①茅… II. ①茅… III. ①茅盾(1896~1982)—译文—文集
②诗集—世界③文学评论—世界—文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8404号

茅盾译文全集(第8卷 诗·文论)

主 编 韦 韬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30/8385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13年5月第2版

字 数: 269千字

邮 编: 100088

邮 箱: bjb@cnipr.com

传 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guoxiaojian@cnipr.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16.5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0元(十卷)

ISBN 978-7-5130-1763-3/I·255(4608)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茅盾译文全集》共分十卷，收录了茅盾 1917 年至 1948 年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哨》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二百三十余篇，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茅盾的文学生涯是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开始的。他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一半是为了“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一半也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后者更为重要；“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他的译介工作侧重于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东欧、北欧等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也同样给以关注。他译介的作品涉及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波兰、印度、奥地利、西班牙、土耳其、丹麦、挪威、希腊、以色列、阿根廷、芬兰、比利时等近三十个国家。茅盾关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主张和实践，是由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所决定的，他的译介工作有益于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新文学带来了有益的养料。

通过阅读《茅盾译文全集》，读者可以对他向国人介绍异域文学，输入新思想、新知识的“播火者”形象，有更全面的认识。

第 1 卷：小说一集

第 3 卷：小说三集

第 5 卷：小说·散文

第 7 卷：剧本二集

第 9 卷：政论·妇女问题

第 2 卷：小说二集

第 4 卷：小说四集

第 6 卷：剧本一集

第 8 卷：诗·文论

第 10 卷：科普

本书依据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多年来搜集整理的原稿编辑而成。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本着尊重原稿、尊重作者的语言风格和时代背景的原则，只对作者的明显笔误和排版错误做了谨慎修正；韦韬先生以八十多岁高龄和孜孜以求的精神参与了本书的编辑、统稿工作，并对成书内容进行了严格审定。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茅盾及其作品的研究，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提供借鉴。

目 录

诗

夜	(3)
日落	(4)
阿富汗的恋爱歌	(5)
海里的一口钟	(德国) 戴默尔 (7)
我寻过……了	(比利时) 梅特林克 (9)
夜夜	(德国) 戴默尔 (11)
匈牙利国歌	(匈牙利) 裴多菲 (12)
杂译小民族诗 (共十首)	(亚美尼亚) 土尔奇兰支 (14)
莫扰乱了女郎的灵魂	(芬兰) 鲁内贝格 (26)
笑	(芬兰) 鲁内贝格 (28)
泪珠	(芬兰) 鲁内贝格 (29)
“假如我是一个诗人”	(瑞典) 巴士 (30)
乌克兰民歌	(31)
无聊的人生	(34)
佛列息亚底歌唱	(瑞典) 阿特博姆 (35)
塞尔维亚底情歌	(37)
二部曲	(乌克兰) 繁特科微支 (41)
永久	(瑞典) 泰格奈尔 (43)
季候鸟	(瑞典) 泰格奈尔 (45)
辞别我的七弦竖琴	(瑞典) 泰格奈尔 (47)
东方的梦	(葡萄牙) 肯塔尔 (50)
什么东西的眼泪	(葡萄牙) 肯塔尔 (51)
在上帝的手里	(葡萄牙) 肯塔尔 (52)

浴的孩子	(瑞典) 雷德贝里 (54)
你的忧悒是你自己的	(瑞典) 雷德贝里 (56)
英雄包尔	(匈牙利) 阿兰尼 (57)
南斯拉夫民间恋歌	(61)
歧路 (选译)	(印度) 泰戈尔 (64)
乌克兰的结婚歌	(69)
玛鲁森珈的婚礼	(70)
花冠	(73)
乌克兰结婚歌	(75)

文 论

社会主义下的科学与艺术	(英国) 罗素 (79)
安得列夫	J. 奥尔金 (88)
罗曼·罗兰评传	A. 努斯拔乌姆 (94)
芬兰的文学	H. 拉姆斯顿 (98)
霍普德曼与尼采哲学	A. 海里曼 (116)
新德国文学	A. 费里波夫 (123)
欧战给与匈牙利文学的影响	B. 佐尔内 (131)
赤俄的诗坛	(俄国) 米尔斯斯基 (135)
挪威现代文学	(挪威) 博耶尔 (139)
巴西文坛最近的趋势	(美国) 古尔特倍格 (147)
新德国文学的新倾向	(德国) 霍普特曼 (150)
奥国的现代文学	E. 恰可蒲 (154)
南斯拉夫的近代文学	斯塔诺伊维奇 (157)
现代的希伯莱诗	希普利 (165)
葡萄牙的近代文学	皮尔 (172)
俄国文学与革命	奥内尔 (180)
匈牙利文学史略	李特尔 (184)
文艺的新生命	(丹麦) 勃兰兑斯 (192)
关于“烈夫”的	罗皮纳 (194)

普式庚是我辈中间的一个	(苏联) A. 亚尼克斯德 (199)
关于萧伯纳	(苏联) 卢纳察尔斯基 (203)
怎样排演古典剧	(苏联) 泰洛夫 (212)
现代荷兰文学	(荷兰) J. 哈恩铁斯 (215)
莱蒙托夫	(苏联) 勃拉戈伊 (227)
蒲留梭夫——时代的镜子	(苏联) 勃拉戈伊 (231)
散文的“喜剧的史诗”	(英国) 菲尔丁 (237)
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	(美国) 史沫特莱 (243)
十二月党的诗人	李倍谏夫·波尔耶斯基 (249)

诗

夜^{*}

我的床太小了，不够我倦时休息，
我欲将软软衬着绿树的山做枕头，
上帝呀，掣了这紧绕我颊边的浮云去……请……吹将……明月……出来。

* 本篇初刊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年9月30日），署 Elizabeth J. Cootsworth 著，冰译。作者国籍、身世不详。

日 落^{*}

唱！你的头发碰着他的面颊
他的生命正照临着你；
琥珀般头发，装上闪火般眼睛
正烧着像酒。
唱，不是昨天上帝的故事，也不是武士，
只唱那生命尚在睡里的万物。
倘然有一天鸟竟忘了夏天的招呼不回来，
太阳也暗而冷，
露水也忘了向下降，星儿也远散。
你还是欲唱，倘然你尚能；
在末日的夜里，你可以傲然说道，
“我曾经爱过一个人！”

* 本篇初刊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年9月30日），署 Evelyn Wells 著，冰译。作者国籍、身世不详。

阿富汗的恋爱歌*

我的心被妇人们的残忍手腕轻轻地撕碎了；
一日又一日，一夜又一夜，泪珠悄悄地把我的容颜消瘦了。

红的生命也像红的太阳一样静静儿向西沉下了；
匆匆地郁郁地而且很静静儿向西沉下了。

如果你想用一件善事来买个天么，今天正是开市的期啊；
明天就没有人要买啊，
成群结队的商人也就要悄悄地分离了啊。

皇帝们正笑乐着，奴隶们也正笑乐着；但是为了你的缘故
萨夷德亚摩德正在悄悄地悲悼呀。

来罢，我心爱的！我再说一遍：来罢，我心爱的！
你可见鸠儿关关地呼雄的声音不曾休止呀。

来罢，我心爱的！

“天神使我美如女王，使我心即情爱。
我鲜红的樱唇比翠绿的甘蔗还欲甜些。”

来罢，我心爱的！

* 本篇初刊于《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7月10日），署冯虚女士译，从E. Rowys Mahero英译本译出。作者国籍、身世不详。

风信子（草名）在你的头发上散布了香味；
你端正的颈项也正像个风信子呢；
你的眉间，你又装上了一颗绿色的星呢。
来罢，我心爱的！

灰色岩石间的柠檬树宛然就像
那薄雾般轻纱长帔的浅色儿
从你那袅娜的杏仁般的纤腰直拖到你红玫瑰似的膝头，
来罢，我心爱的！

你松薄的胸兜上印有黄赭色的野鹿，
野鹿有翡翠色的眼睛，正被红衣的大王追逐。
来罢，我心爱的！

摩哈末德婷正徬徨迷路，醉酒而且疯狂了；
一年来他常是在将死的情形里。请医生来医治呀！
来罢，我心爱的！

海里的一口钟^{*}

(德国) 戴默尔

一个渔夫有两个伶俐的儿子，
他时常唱给他们听的歌如此：
有一口神异的钟在海里飘流，
听了那钟声的叮叮，
忠信的心儿要觉得乐极无愁。

儿子中的一个对那一个说，
你听老头儿又来胡言乱说。
他又在唱那只可笑的歌；
是呀，洋面的风浪我见过得多，
但是从来不见有神异的钟儿。

那一个儿子回答：但我们总还是年轻，
他的歌儿是记忆的结晶。
人要亲眼看见海洋的底，
必须先海上住得久；
到那时也许会听得钟声的叮叮。

当父亲死时，他们尚是年轻而姣好，

* 本篇初刊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9月4日)，署德国檀曼尔著，沈雁冰重译。原作者 Richard Dehmel (1863—1920)，现通译戴默尔，德国诗人。

带着飘动的棕色的秀发来过海上的生涯。
忽然一夕又相逢，已是满鬓苍白，
坐在海滩上，他们又想起这神异到那样的钟了。

忧愁而且衰老，他们中的一个说：
我知道海无边，海的势力也无边。
我一生做了海的奴隶，
我也得了许多的利益；
但是从来不曾听得钟声的当当。

带着青春的微笑，那一个回答：
我不曾得了一些利，只得了记忆；
有一只神异的钟在海里飘流，
听了那钟声的叮叮
忠信的心儿要觉得乐极无愁。

檀曼尔（Richard Dehmel）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生，一九二〇年二月十日死。德国现代大诗人。《小说月报》八号上登的那篇《近代德国文学主潮》里曾说起他，可以参考。他娶妻两次；第一妻是个有些声名的女诗人，生了三个孩子，后来离婚的。一八九九年娶第二位妻，直到一九〇二年，游历意大利，希腊，瑞士，荷兰，英吉利等地。他曾和诗人亚拿、何耳支（Arns Holz）等建立“抒情诗人联合会”。

美国（？）Zeydel 说：“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以何耳支及修拉夫为领袖，而霍德曼大奏成功者，留深刻印象于檀曼尔。这革命转动他的心意内到艺术之写实的与自然的原素而使他渴慕物质以及一切肉体的视觉的事物之美质。外国诗人中他用为模范者，中国的李太白，意大利的 Cecco，波兰的 Ujeski，西班牙的 Zorilla，法国的 Villon 和 Verlaine，瑞典的斯德林褒格。”

我本不敢译诗；因为受了一个朋友的鼓励，偶然译这一篇，从 Zeydel 英译转译的。

我寻过……了*

(比利时) 梅特林克

我寻了三十年了，我的姊妹们，
我寻他躲藏的地方；
我走了三十年了，我的姊妹们，
却至今找不到他。

我走了三十年了，我的姊妹们，
我的两脚倦而且破；
无处无他的存在，我的姊妹们，
但简直没有他。

时间愈过愈悲哀，我的姊妹们，
拾我的靴儿你自去罢；
因为正像黄昏向下沉沉，我的姊妹们，
我病在我的心坎……

你们是很年轻，我的姊妹们，
只管彳亍向前进，进；
取了我那“朝山进香”的衣钵，我的姊妹们，

* 本篇初刊于《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8期（1921年9月21日），署比国梅德林著，沈雁冰重译。原作者 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现通译梅特林克，比利时法语作家，象征派戏剧代表人物。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